

被攝影術保留下的創作軌跡？

由圖像試析羅賽蒂 *Lady Lilith* 手上色複製相片

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 林采樺

摘要

本文以羅賽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 1828-1882）*Lady Lilith* 畫作手上色（hand-coloring）複製相片為研究對象，其斷代時間依據目前收藏處德拉瓦美術館（Delaware Art Museum）所記載約為 1864 至 1890 年，橫跨年間甚長，甚至與羅賽蒂的創作年代有所重疊。

雖然目前仍無法完全確定此張相片的製作年代，但經比較 *Lady Lilith* 水彩、油畫原作與複製相片圖像細節後，筆者相信這張與原畫不盡相同的複製相片，於羅賽蒂生前被製作的可能性非常大，且應存在於保留油畫最初圖像的水彩至最終版本的油畫間，即 1868 至 1873 年間，作為這段過渡時期的記錄相片。因此這張複製相片可謂羅賽蒂創作 *Lady Lilith* 過程中的一塊拼圖，縱然礙於技術，在圖像呈現上與原件相似度不足，卻仍有其存在的價值與意義。

關鍵字

羅賽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前拉斐爾派、Lilith、hand-coloring Photograph

前言

前拉斐爾派領袖人物之一，但丁·加百列·羅賽蒂 (Dante Gabriel Rossetti, 1828-1882) 以同時具有詩人與畫家身分聞名於世。一般認為喜愛從文學作品中找尋創作靈感的羅賽蒂，很可能是受到歌德《浮士德》的啟發而創作了 *Lady Lilith*。¹ 而羅賽蒂花了好些年，創作了許多相似的 *Lady Lilith* 圖像，在這些相關系列作品之中，以油畫與水彩版本最廣為人知。油畫【圖 1】目前藏於德拉瓦美術館 (Delaware Art Museum)，其中一幅水彩【圖 2】藏於大都會美術館，另有一幅水彩【圖 3】則於 1988 年由蘇富比拍賣行收購，並於 2017 年賣出。²

畫作 *Lady Lilith* 有一首相對應的十四行詩名為《身體之美》(*Body's Beauty*)。1866 年 10 月 27 日，羅賽蒂的摯友兼崇拜者 George Boyce (1826-1897) 在他的日記中寫下：「加百列畫的是一幅美麗的圖畫，他稱其為 *Lady Lilith*，並在其下寫下了一首十四行詩。」³ 詩作如下：

亞當的第一任妻子，在夏娃之前他愛過的女巫。/她擁有像蛇一般善於欺騙的口才，黃金般迷人的頭髮，善能惑人……/玫瑰和罌粟是她的花……/她向男子大施媚術，直到他的身體和靈魂被控制，/她施展邪術，折斷男子的脖子，而纏繞他的心的是勒死他的金髮。⁴

除了圖像呈現出 *Lilith* 的迷人風貌外，由分別抄錄在蘇富比水彩的畫框以及畫作背面的詩作【圖 4】也不難看出，羅賽蒂試圖於這組作品展現女性的肉體之美。

詩畫中描繪的女子 *Lilith* 為猶太人民間神話中的人物，傳說中為亞當在夏娃之前的第一任妻子。她在拒絕服從亞當並與其決裂後，離開了伊甸園，據說改與墮天使為伍，且有扼殺嬰兒的習性，因此成為女性暴力、危險和誘惑的縮影，傳統上多以魔女的形象為世人所知。而 *Lilith* 的特殊形象也在維多利亞時

¹ Virginia M. Allen, "One Strangling Golden Hair": Dante Gabriel Rossetti's *Lady Lilith*," *The Art Bulletin* 6 (1984), p. 286.

² 為方便行文，以下以「大都會水彩」與「蘇富比水彩」分別指稱此兩幅 *Lady Lilith* 水彩畫。其中，蘇富比水彩已售於倫敦蘇富比拍賣行於 2017 年 7 月 13 日舉辦的「維多利亞時期、拉斐爾前派與英國印象派藝術」拍賣會中，目前或由私人藏家所有。

³ Virginia M. Allen, "One Strangling Golden Hair": Dante Gabriel Rossetti's *Lady Lilith*," p. 290.

⁴ 張鵬峰，〈羅塞蒂詩畫藝術中的神性審美主義與精神救贖〉，《河南科技大學學報》32 期 (2014, 4) 頁 58。

期複雜的性別政治中引起強烈的共鳴，⁵ 羅賽蒂繪製了大量的女子肖像，以及選擇 *Lilith* 為作畫題材，或多或少也反映出當時社會對於女性的角色與形象已有了一定程度的關注與討論。

羅賽蒂筆下的 *Lady Lilith*，對於 *Lilith* 的邪惡卻沒有特意著墨。英國詩人兼評論家阿爾加儂·查爾斯·斯溫伯恩 (A.C. Swinburne, 1837-1909) 曾如此描述 *Lady Lilith*：

穿著柔軟的白色衣服，她以梳子梳理如金色紡織品般的大量頭髮，將髮絲拉長至充滿畫面；她的頭部疲倦地傾斜著，兀自美麗；雙眼倦怠，其中沒有愛與恨；甜蜜奢華的口中有著充滿愉悅且滿足的耐心。外頭，如微光閃爍的鏡子所示，充滿夏天的氣息。鮮明的葉子在烈日下微醺了……⁶

斯溫伯恩以詩人特有的感性書寫方式，為 *Lady Lilith* 的構圖與場景進行了詳細詩意的敘述。至於背景部分，曾表示「沒有什麼比花和女人更值得描繪」⁷ 的羅賽蒂，於 *Lady Lilith* 畫作中描繪了許多花朵，除為裝飾之外也作為象徵意涵，呼應了 *Lilith* 的形象。如佈滿右半背景的白色玫瑰代表冷酷且感官的愛情；右下玻璃瓶中的罌粟花則有睡眠、健忘以及慵懶的意涵，鏡子前的毛地黃則暗指 *Lilith* 的不誠實。⁸

然而，雖然這三幅畫作構圖如出一轍，乍看之下似乎差異不大，實際上卻存在一個明顯的區別，即畫中 *Lilith* 的參考模特兒為不同的兩人，分別為 Fanny Cornforth (1835-1909) 和 Alexa Wilding (1847-1884)。據傳油畫版本的買家弗雷德里克·理查茲·萊蘭 (Frederick Richards Leyland, 1831-1892) 亦為羅賽蒂的忠實贊助人兼收藏家，於 1869 年六月得到畫作，卻對原來的模特兒 Fanny Cornforth 不甚滿意，認為她過於性感和平庸，⁹ 因此於 1872 年 2 月又將原畫送還給羅賽蒂再進行重製。羅賽蒂於此次修改過程中，選擇使用 Alexa Wilding 的面貌取代了原先 Fanny Cornforth 的容顏。而另兩幅分別賣給不同買家——Alexander Shannan Stevenson (1826-1900) 與 William Coltart (c. 1829-1917) 的水彩作品，則沒有如此曲折的身世，因此仍是以原貌流傳於世。

⁵ Barringer, Tim, Jason Rosenfeld and Alison Smith, *Pre-Raphaelites: Victorian Avant-Garde* (London: Tate publishing, 2012), p. 174.

⁶ Stefano Evangelista, "Swinburne's Galleries", *The Yearbook of English Studies* Vol. 40, No. 1/2 (2010), p. 172.

⁷ Virginia M. Allen, "'One Strangling Golden Hair': Dante Gabriel Rossetti's *Lady Lilith*," p. 288.

⁸ Sarah Phelps Smith, "Dante Gabriel Rossetti's 'Lady Lilith' and the Language of Flowers." *Arts Magazine* 53 (1979): 142-145.

⁹ Barringer, Tim, Jason Rosenfeld and Alison Smith, *Pre-Raphaelites: Victorian Avant-Garde*, p. 132.

羅賽蒂另有一幅畫作 *Sibylla Palmifera*【圖 5】以及與其相應的詩作《靈魂之美》(*Soul's Beauty*)。由詩歌名稱與內容推測，相對於充分體現肉體之美的 *Lady Lilith*，羅賽蒂想藉由 *Sibylla Palmifera* 表達的則為靈魂之美。¹⁰ 值得注意的是，*Sibylla Palmifera* 採用的模特兒正是 Alexa Wilding。若考慮羅賽蒂對模特兒的選擇，原先應是認為 Fanny Cornforth 的形象較能表達感性美，Alexa Wilding 則較富神性美。然而卻在萊蘭的要求下，更動了原先的安排。在油畫的舊版本已無法被看見之今日，水彩版本卻將舊貌留存下來，因此普遍被視為一個記錄的過程。

筆者在一次偶然機會下，於線上的羅賽蒂檔案館 (The Rossetti Archive) 中尋到了現藏於德拉瓦美術館的 *Lady Lilith* 手上色複製相片【圖 6】。筆者起先好奇此作品之來由與製作，後又聯想到是否可能由羅賽蒂本人授意製作？爬梳資料後發覺羅賽蒂本人確實熱愛製作相片複製品，曾與許多攝影公司合作，也因此為後世留下許多相片複製品。若此張複製相片為羅賽蒂意志下的產物，羅賽蒂選擇使用照相技術原先也應是想完好的轉譯自己的畫作，且複製相片以今日之見看待，理應還原度極高才是，但圖版看起來卻不是如此。

由此猜想，回到當時，是否受限於當時尚未成熟的手上色相片技術？當時手上色相片的轉譯過程中是否存在著什麼待解之難？因此本文擬從手上色相片的製作過程著手，追蹤何以至此造成此等差異的蛛絲馬跡。手上色複製相片並不常見於羅賽蒂的眾多相片複製品之中，¹¹ 筆者也猜想這張複製相片的存在，是否如同水彩版本，同樣也肩負了記錄者的角色？透過觀察比對這些主題相似，卻於不同時期、使用不同媒材所製作的一系列畫作，或許能一窺羅賽蒂 *Lady Lilith* 創作過程之軌跡。

一、羅賽蒂對相片複製品的使用

維多利亞時期 (1837-1901)，在原作難以觸及的情況下，複製品在當時被認為是傳達原件形式與內容的良好工具，無論民眾、出版家、藝術家都樂見於複製版畫流通於市。當時存在一個出售藝術複製品的市場，藝術家也十分擅長使用複製品以控制自身聲譽以及後人對他們的觀感。¹²

¹⁰ 張鵬峰，〈羅塞蒂詩畫藝術中的神性審美主義與精神救贖〉，頁 9。

¹¹ Rossetti Archive: < <http://www.rossettiarchive.org/docs/sa332.sa14.rap.html> > (2018/01/09 瀏覽)

¹² Martha Tedeschi, “‘Where the Picture Cannot Go, the Engravings Penetrate’: Prints and the Victorian Art Market”,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Museum Studies* Vol. 31, No. 1 (2005): 14.

英國詩人考文垂·巴特摩爾 (Coventry Patmore, 1823-1896) 曾在 1857 年觀賞羅賽蒂與友人共同創作的亞瑟王壁畫時，將他評論為「令人驚奇且原創的藝術家。而原創藝術家時常行事風格特異，當特異的行事手法加上特異的風格——就脫離了先例，成就了無法解釋的、自成一格的藝術成就」¹³。羅賽蒂這種特立獨行的風格也彰顯在複製品的製作上。與共同創立前拉斐爾派的另外兩位同伴約翰·艾弗雷特·米萊 (John Everett Millais, 1829-1896) 與威廉·霍爾曼·亨特 (William Holman Hunt, 1827-1910) 不同，羅賽蒂並不允許自己的畫作被以鐫刻或木刻的方式來進行複製。

如同他留下的信件經常透露的，羅賽蒂對於職業版畫家進行的複製從未滿意，他認為傳統的版畫技術與效果無法好好轉譯自己作品，渴望使用一個掌握程度更高的媒材來複製自己的作品，尋找一個能更完好傳播藝術創作的方式因而變得十分重要。羅賽蒂後來選擇使用在當時仍屬較新穎的媒材——銀版攝影法 (daguerreotype)，¹⁴ 因此留下了許多畫作的相片複製品。

同以藝術家與畫家身分備受讚譽的羅賽蒂摯友 William Bell Scott (1811-1890) 曾以「前拉斐爾派這朵花的種子為攝影」¹⁵ 形容前拉斐爾派對描繪自然與真實的追求。細思攝影對前拉斐爾派的影響以及藝術家對攝影術的使用，誠然耐人尋味。而一如羅賽蒂所述，攝影的出現，不僅改變了人們從以往蝕刻、鐫刻、木刻和石版畫的固有線性輪廓來看待藝術的方式，這種媒材也更能夠表明繪畫的物理特性，並能更加準確地表現雕塑和建築。¹⁶ 而正恰好符合羅賽蒂的需求。

在整個畫家生涯中，羅賽蒂持續以不同方式來使用攝影技術。首先他創作了許多奇怪的攝影作品，以解決詩歌未能解決的問題，如將亡妻希黛兒 (Elizabeth Siddal, 1829-1862) 的相片進行一連串的改造，認為能藉此奪回對亡妻的存在與缺席之掌控。¹⁷ 其次，羅賽蒂也使用相片作為描繪畫作背景的參考依據，如於 1863 年為了描繪《特洛伊的海倫》(Helen of Troy)，便寄信與母親索要懸掛於客廳的老開羅 (Old Cairo) 相片。¹⁸ 此外，他也使用攝影技術來記錄自己的繪畫過程，甚至時常將作品的最新版本以相片的方式寄予他的朋友和潛在的贊助人。如 1853 年羅賽蒂便將《聖母的少女時期》(The Girlhood of Mary

¹³ 吳弼瑜，《拉斐爾前派代表畫家：羅賽蒂》(臺北市：藝術家，2011)，頁 8。

¹⁴ Helene E. Roberts, *Art History through the Camera's Lens* (United States: Gordon and Breach, 1995), p. 318.

¹⁵ Jesse Hoffman, "Dante Gabriel Rossetti's Bad Photographs", *Victorian Studies* 57(2014): 58.

¹⁶ Helene E. Roberts, *Art History through the Camera's Lens*, p. 319.

¹⁷ Jesse Hoffman, "Dante Gabriel Rossetti's Bad Photographs", p. 66.

¹⁸ Helene E. Roberts, *Art History through the Camera's Lens*, p. 319.

Virgin) 的複製相片【圖 7】寄給亨特。¹⁹ 筆者認為，本文所探討的 *Lady Lilith* 相片複製品很可能也屬此記錄用途一類。

二、 *Lady Lilith* 複製相片的製作

(一) 史料中的 *Lady Lilith* 複製相片

不若油畫與水彩原件，古往今來已有許多學者關切並討論，*Lady Lilith* 複製相片則彷彿被世人遺忘，相關資料十分稀少。不過依然能透過早年的一些書信及出版書籍中，隱隱看出 *Lady Lilith* 複製相片的存在。

第一個證據為羅賽蒂於 1870 年寫給他的醫生朋友 Hake (Thomas Gordon Hake, 1809-1895) 的信：

你問我關於 Lilith，我猜想指的是畫作以及十四行詩。這張圖片照理說被稱作 *Lady Lilith* (只是我認為要用未經上色的印刷品來傳達我的意思是有困難的)。我所呈現的是現代版的 Lilith，她自願自地梳理著濃密的金色秀髮，端詳著自己的鏡中美貌，卻自然流露一股吸引旁人的魔力。²⁰

依信件內文，以及羅賽蒂喜將畫作相片寄予友人的習性推測，這封寫給 Hake 醫生的信件，很可能同時包含了描繪 Lilith 的十四行詩與複製相片。

而早在 1899 年出版，由 H. C. Marillier (1865-1951) 所著的《但丁·加百列·羅賽蒂：他的藝術與生平插圖紀念》(*Dante Gabriel Rossetti, An Illustrated Memorial of His Art and Life*)²¹ 之中，即附有一張複製相片【圖 8】，並有相關敘述：

……原先的面孔完全被以另一個模特兒重新繪製，這樣的結果讓人不滿意，即使他本人並不感到受冒犯而不開心。一張底片幸運地保存了這幅作品更先前的狀態，雖然並不是特別好的版本，但

¹⁹ Helene E. Roberts, *Art History through the Camera's Lens*, p. 318.

²⁰ Virginia M. Allen, "‘One Strangling Golden Hair’: Dante Gabriel Rossetti's *Lady Lilith*", p.286.

²¹ H. C. Marillier, *Dante Gabriel Rossetti, An Illustrated Memorial of His Art and Life* (London: George Bell and Sons, 1899). Rossetti Archive: <<http://www.rossettiarchive.org/docs/nd497.r8.m33.rad.html>> (2018/01/08 瀏覽)

至少可以顯示油畫原始的面貌。²²

此段文字彰顯了相片複製品對後世研究羅賽蒂作品的重要性，與筆者想探討的概念不謀而合，而理應歸功於羅賽蒂起初想為作品記錄過程的理念與意志。

（二）羅賽蒂與 W.A. Mansell and Co.的合作

1859 年，熱愛使用攝影技術的羅賽蒂，便曾感嘆製作彩色攝影技術的缺乏。²³ 而在彩色攝影問世之前，僅有黑白攝影技術時，為了因應人們對於色彩的渴望，手上色相片應運而生。此張 *Lady Lilith* 複製相片便是於此過渡時期被製作而成的。

本文討論的這張複製相片以版畫常見的保存方式處理，被貼在紙板上，相片下方左側用鉛筆寫著 D.G.R.，即為羅賽蒂全名縮寫；下方右方則寫著 Mansell，即一家名為 W.A. Mansell and Co. 的攝影公司，據悉羅賽蒂生前便常與該公司合作。由版畫上留下的鉛筆字跡推斷，早在 *Lady Lilith* 複製相片製作之前的 1856-1857 年間，W.A. Mansell and Co. 即與羅賽蒂合作製作了《亞瑟王與哭泣的皇后》（*King Arthur and the Weeping Queens*）之複製相片【圖 9】。

羅賽蒂死後，弟弟威廉·邁克爾·羅賽蒂（William Michael Rossetti, 1829-1919）拍賣了他的作品，同時繼承了許多哥哥留下的畫作底片，並肩負起繼續推廣哥哥知名度的重責，甚至撰寫了數本關於羅賽蒂繪畫的書籍，實為使羅賽蒂作品不致受時間洪流所淹沒的關鍵人物。²⁴ 威廉也透過印刷相片複製品，使羅賽蒂的作品更為廣泛被人們所認識和認可。²⁵ 而 W.A. Mansell and Co. 又於 1887 年向威廉買下羅賽蒂的畫作底片，繼續出版羅賽蒂的複製相片。²⁶

十分幸運的是，W.A. Mansell and Co. 為羅賽蒂所製作的相片至今仍有許多被保留下來。德拉瓦美術館收藏了最完備的羅賽蒂作品複製相片檔案，共計 155 張，其中 W.A. Mansell and Co. 出版相片數量佔有 60 張；維特圖書館（Witt Library）則藏有 5 張 W.A. Mansell and Co. 所出版的相片複製品；哈佛大學的藝術圖書館（Fine Arts Library at Harvard University）則藏有 33 張判定為 W.A. Mansell and

²² 原文為：A negative fortunately exists of the picture in its former state, and though not a particularly good one, it serves at least to show what the painting originally was. 參自 H. C. Marillier, *Dante Gabriel Rossetti, An Illustrated Memorial of His Art and Life* (London: George Bell and Sons, 1899), p.134. Rossetti Archive: <<http://www.rossettiarchive.org/docs/nd497.r8.m33.rad.html#A.R132AV.1>> (2018/01/08 瀏覽)

²³ Jesse Hoffman, "Dante Gabriel Rossetti's Bad Photographs", p. 61.

²⁴ 吳初喻，《拉斐爾前派代表畫家：羅賽蒂》，頁 49。

²⁵ Helene E. Roberts, *Art history through the Camera's Lens*, p. 332.

²⁶ Helene E. Roberts, *Art history through the Camera's Lens*, p. 333.

Co.的相片。²⁷

羅賽蒂在一生中僱用了許多攝影師以及攝影公司來記錄他的作品。不幸的是，關於這些攝影師是何許人也，遑論付了他們多少金額方面，並沒有留下足夠的記錄，所以相關資訊只能從信件、評論等外來的證據拼湊。²⁸ 絕大多數的畫作複製相片既沒有被訂年，也沒有被歸屬為哪位攝影師所拍攝。²⁹ 因此在羅賽蒂去世之後，往往無法確定哪一部分是在他一生中被拍攝的，何者是在他弟弟威廉的監督下所製作的。³⁰

三、 *Lady Lilith* 手上色複製相片製作技術的侷限

使用攝影方式所製作的複製相片，以今日觀點而論，理應十分接近原件，*Lady Lilith* 手上色複製相片卻與原作在許多方面大有不同。以下想先以圖像分析的方式，將手上色複製相片與油畫和水彩版本進行比較，推論出此張複製相片較可能為何者的複製品，由此推斷 *Lady Lilith* 手上色複製相片的製作時間。再透過研究當時手上色相片之製作技術，一探技術是否侷限了該媒材在複製上的表現。

（一）圖像敘述——何者的複製畫？

1. 模特兒

由於油畫與水彩最大的差別在於模特兒的不同，因此選擇先觀察畫中 *Lilith* 的頭部以進行討論。這張複製相片似乎在轉譯過程中失真不少，讓人難以一眼辨認出模特兒究竟是何方神聖。但畢竟是複製品，*Lady Lilith* 創作過程中，除了 *Alexa Wilding*，再無其他人取代 *Fanny Cornforth* 的記錄，因此並不打算考慮第三位模特兒存在的可能，畫中女子的原型應當還是 *Fanny Cornforth* 與 *Alexa Wilding* 之一較為合理。

首先，就五官而言，觀察水彩版本能看出 *Fanny Cornforth* 被描繪為雙眼皮，*Alexa Wilding* 則是單眼皮，且上眼瞼所占臉部的面積著實不小，甚至比眼睛還

²⁷ Helene E. Roberts, *Art history through the Camera's Lens*, pp. 344-345.

²⁸ Helene E. Roberts, *Art history through the Camera's Lens*, p. 322.

²⁹ Helene E. Roberts, *Art history through the Camera's Lens*, p. 322.

³⁰ Helene E. Roberts, *Art history through the Camera's Lens*, p. 322.

大。眉毛部分，Fanny Cornforth 在水彩畫中呈現眉頭深、眉尾淺，Alexa Wilding 的油畫版本則眉峰較深，眉頭、眉尾皆淺，相對於 Fanny Cornforth 平滑的眉型，Alexa Wilding 的眉毛曲線則較為起伏。鼻子和嘴唇部分，兩人皆為挺鼻和豐唇的女子，差異不甚明顯。耳朵部分，Fanny Cornforth 的較為小巧，Alexa Wilding 的則較為厚實。臉型部分，Fanny Cornforth 臉部輪廓圓滑，Alexa Wilding 則較稜角分明。

經過比對之後，得出複製相片中的女子同為雙眼皮、眉型平滑、臉型偏圓，因此為 Fanny Cornforth 的可能性較高。

2. 其他物件

除了構圖的差異以外，在用色上，也有值得討論的地方。Lilith 所坐的沙發椅，側邊的顏色在大都會水彩【圖 2】為藍色，油畫【圖 1】、蘇富比水彩【圖 3】、手上色複製相片【圖 6】則為紅褐色。雖然大都會水彩有由羅賽蒂畫室助手亨利·特弗里·鄧恩（Henry Treffry Dunn, 1838-1899）所繪的傳言，但比對另一幅被歸屬於鄧恩的彩色粉筆畫 *Lady Lilith*【圖 10】之風格，筆者認為這種說詞的說服力並不高。作者不同是否為造成顏色不同的主因尚有疑慮，況且鄧恩粉筆畫中的椅子也偏紅褐色。因此筆者選擇相信，無論是何人所繪，大都會水彩應為油畫的一個記錄版本，也就是說沙發椅在油畫中，起先很有可能是藍色的。如此一來便能排除手上色複製相片為大都會水彩的複製品之可能。

然而，以上階段排除了大都會水彩，以及模特兒臉孔差異太大，因此無法列入考慮的油畫為可能的複製對象後，仍然無法就此斷定留下的蘇富比水彩便為複製相片的原作。關鍵判斷依據在於 Lilith 宛若沙發椅般寬厚的腿部上擺放的白色花環。這個花環並不存在於兩幅水彩中，然而卻出現於複製相片及油畫作品中。筆者由此推斷複製相片應是完成於水彩作品之後，因此並非直接拍攝這兩幅水彩所留下的複製品，其製作時間極有可能在水彩之後，與水彩相同，記錄的也是油畫模特兒修改為 Alexa Wilding 之前的樣貌，但比起水彩又更接近今日的油畫面貌。

如果根據藍色的沙發判定大都會水彩【圖 2】是於蘇富比水彩【圖 3】之前所作，為油畫前最早的記錄版本，呈上所述，似乎能在此排出 *Lady Lilith* 一系列畫作的順序：大都會水彩【圖 2】、蘇富比拍賣行水彩【圖 3】、手上色複製相片【圖 6】、油畫【圖 1】。羅賽蒂透過相片記錄創作過程的意志，於此展現。

（二）與原作的差異

手上色使用顏料有許多，如染料、水彩顏料、油畫顏料、蠟筆以及粉彩，此張 *Lady Lilith* 複製相片則被推斷為使用水彩著色。這種將相片用水彩上色加工的方式，由於外來技術的介入，無可避免地扭曲了相片，³¹ 如上色後經常使得著色區域的邊界留下一個黑暗的邊緣。³² 這種情況由 *Lady Lilith* 複製相片之輪廓線，比起水彩以及油畫版本來得明顯許多可見一斑。

舉例而言，如原本充滿光澤，看來髮質很好的頭髮，被轉譯成相片後，由於輪廓過於分明的關係，頭部與頭髮間的界線太明顯，呈現一種戴假髮的感覺。髮絲的光澤感也無法以手上色疊加相片的方式表現出來，髮絲的界線過於深邃也使得畫面呈現少了原作中鬆軟秀髮之感。

第二個例子為頭部與頸部連接之處。相較於原作中人像膚色較接近真實白人女性，複製相片中的膚色呈現則顯得蒼白許多，陰影處漸層處理不及原件細膩，因此也不若原作自然。下巴的描繪也生硬許多，使得畫中女子彷彿雕像。

而從製作手上色相片的技術推測，造成上述效果是由於黑白攝影使得許多顏色被轉換為黑色，想為相片上色，需在相片原本的單色框架內著色。³³ 但無論如何小心，原本相片便已留有框架，儘管上色多採用透明性較高的顏料，經過疊加仍難免在邊界留下較深的痕跡。

類似的技術侷限也顯示在色調方面。這張手上色複製相片比起原作，整體明顯黑了不只一個色階。筆者推測，由於顏料是之後才覆在相片之上，無論水彩顏料如何清透，也無法彌補其下固有的灰黑色彩。如前述的蒼白膚色，以及羅賽蒂信中提及 *Lilith* 最蠱惑人心的秘密武器——金色的秀髮，在複製品中不僅少了金燦的光澤，顏色也從原本的金棕色轉為深褐色。

值得注意的是，*Lilith* 手中的鏡子在油畫版本中毫無紋路，複製相片中的鏡子花紋卻十分精美，但細看又與水彩版本中的花紋不同，著實令人費解。筆者推測可能是當時的攝影技術還無法清楚拍出細節，因此在手繪上色的過程中，又進行了些許細節上的加工。除了前述的鏡子花紋以外，複製品的衣服皺褶也更為精細，卻又與油畫版本的皺褶安排略微不同。

³¹ Helene E. Roberts, *Art history through the Camera's Lens*, p. 339.

³² Cara Johnston, "Hand-Coloring of Nineteenth Century Photographs." Online posting. Nov. 2004. The Cochineal: <<https://www.ischool.utexas.edu/~cochineal/html-paper/c-johnston-04-hand-coloring.html>> (2018/01/09 瀏覽)

³³ Richard Benson, *The Printed Picture* (New York: Museum of Modern Art, 2008), p. 186.

另一方面，原作中富含更多細節的地方可能同樣也無法以攝影方式顯現，模糊成一團。然而，能填補的空間已被原有交錯的線條給掩蓋，因此也沒有什麼能再進行加工的餘地。如右上方的白玫瑰在水彩與油畫中，花瓣以及葉子片片分明，轉譯成相片版本後失真不少，就如同衛生紙團一般，與黑色的背景融合一體。

羅賽蒂未受過傳統學院派訓練，畫作在當時飽受批評，他對解剖學和透視學描繪的不完美，使其常被指責缺乏繪畫技巧。但羅賽蒂對於所謂「正確的」透視法及繪畫方式感到掙扎，他承認使用這樣的技法能達到符合當代審美的效果，但仍認為在技法之外，人的觀念、情感與表現欲望才是更為重要的。³⁴ 然而在當時，藝術家主要仰賴在皇家藝術學院展出重要作品以建立聲譽。羅賽蒂不符合學院派作畫規則的作品，自然很難為學院派所接受，遑論展出了。而必須另尋出路的處境與抉擇，或許也正是羅賽蒂必須與身邊朋友、藝術家、贊助人積極往來，發展出個人的交際網路之主因。³⁵

羅賽蒂透視感不足的繪畫方式，也體現在 *Lady Lilith* 之中，使得 *Lilith* 似乎身處一個扭曲虛假的空間。這種略嫌古怪的透視感，在水彩與油畫作品中還不是那麼明顯，但猜測可能由於輪廓線與陰影皆與原作產生了差異，因此造成人像與背景的距離感也不同，手上色複製相片中的 *Lilith* 頭部明顯突出許多，似乎更接近觀者，讓人幾乎覺得與粗壯的脖子不是在同一個平面上。

英國著名詩人羅伯特·威廉斯·布坎南（Robert Williams Buchanan, 1841-1901）也曾對羅賽蒂相片複製品與色彩的關係有所批評。他表示羅賽蒂原作中的色彩可能是高超的，但是繪畫作品的相片複製品卻顯示了它的缺點。根據布坎南的說法，羅賽蒂在原作中巧妙地運用色彩，使觀眾的注意力被轉移，因此沒有發覺其中的不對勁，³⁶ 但移除色彩後卻讓原本被掩蓋的弱點原形畢露。

筆者十分贊同布坎南的說法，認為這正是造成這件手上色複製相片空間感更為怪異的主因。雖然布坎南討論的應為黑白相片，但相片上色與油畫或水彩作品不同，基底上的不足是無法輕易以後來的上色掩蓋的，且為相片進行手上色須等到一個顏色完全乾燥後，方能再上另一個顏色，技巧呈現也不如傳統油畫或水彩畫來得靈活自由。

還有一個十分可惜的地方，便是原先經羅賽蒂特殊安排，企圖讓觀者產生身歷其境感的鏡子。鏡子原來應反射出花園的樣貌，暗示觀眾是身在花園中觀

³⁴ 吳初喻，《拉斐爾前派代表畫家：羅賽蒂》，頁 53。

³⁵ 吳初喻，《拉斐爾前派代表畫家：羅賽蒂》，頁 53。

³⁶ Jesse Hoffman, "Dante Gabriel Rossetti's Bad Photographs", p. 63.

看房內的 *Lilith*。在手上色複製相片中卻完全失敗，無法傳達當初想表現地鏡子光澤，反射出庭院的感覺可說是十分缺乏說服力。但右下角裝罌粟花的瓶子在手上色相片中卻表現得可圈可點，甚至比原作還透明許多，令人驚豔。

總的來說，手上色複製相片雖為複製品，卻因種種原因，走出了屬於自己的嶄新道路。

結語

由於這張 *Lady Lilith* 手上色複製相片的底版上並沒有留下記載年代的字跡，如要確認此張複製相片的製作年代，關鍵必須找到 W.A. Mansell and Co.與羅賽蒂合作 *Lady Lilith* 的一手資料，或是記有花環究竟是何時加上去的相關記錄資料，如往來書信等，然而筆者目前並沒有蒐尋到這方面的資料。

不過，H. C. Marillier 對於黑白相片的記載卻是本文的一大關鍵材料。Marillier 將與本文討論的手上色複製相片十分相似的黑白複製相片【圖 8】訂年為 1872-1873 年間，即油畫人像改繪為 Alexa Wilding 的時期，且判定為羅賽蒂授權製作。黑白複製相片雖然在各細節皆與本文所探討的手上色複製相片相似度極高，十分有可能為此張複製相片的未上色版本。然而在缺乏其他資料佐證的情況下，筆者不敢全然採納移植這個說法，將上色複製相片同樣訂年為 1872-1873 年間，但於本文仍不失為一大重要參考。

雖然目前仍無法完全確定此張相片的製作年代，但綜上所述，筆者相信此張複製相片於羅賽蒂生存年間所製造的可能性非常大，且應存在於最初版本的水彩到最終版油畫之間，即 1868-1873 年間，甚至有可能攝於模特兒改繪的 1872-1873 階段。由於並非完全拷貝於現存的兩幅水彩或是油畫之複製品，而為這段過渡時期的記錄相片，因此這張手上色複製相片可謂為羅賽蒂 *Lady Lilith* 創作過程中的一塊拼圖。

往往談到複製品，大多會關注於是否能良好地轉譯原件。此張 *Lady Lilith* 手上色複製相片，同時存在於 *Lady Lilith* 系列中水彩版本到油畫版本間，以及從黑白攝影到彩色攝影普及之前的兩個過渡時期。

重複製作相關主題常被詬病為降低藝術性，這種情況下所謂的藝術性，私以為實則牽涉到作品的原創與獨特性。而複製品的存在於這種思維下更是難堪，一般難以登入藝術的殿堂，或許這便是筆者試圖找尋相關文獻卻所獲不多的原

因之一。回到最初此件複製品製作以及最早流通的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當時人們也很願意欣賞複製品，其實也是值得後人細細反思一番的。

羅賽蒂的 *Lady Lilith* 手上色相片複製品，出於畫家想記錄作畫過程並與親友分享的初衷，以及技術的限制，並非一般想像中照本宣科的那類複製品，其存在可謂十分獨特。雖然無法勝任傳統複製品所需承擔的任務，卻也使我們看見了複製品的另一種可能，豐富了複製品的意義與價值。

參考資料

中文書籍

吳初喻，〈拉斐爾前派代表畫家：羅賽蒂〉，臺北市：藝術家，2011。

中文期刊

張鵬峰，〈羅塞蒂詩畫藝術中的神性審美主義與精神救贖〉，《河南科技大學學報》第32期（2014，4），頁57—59。

西文書籍

1. Roberts, Helene E., Roberts, *Art history through the Camera's Lens*, United States: Gordon and Breach, 1995.
2. Hassrick, Peter H, Bruce B. Eldredge, *Frederic Remington: A Catalogue Raisonné II*, Wyoming: Buffalo Bill Historical Center, 1996.
3. Benson, Richard, *The Printed Picture*, New York: Museum of Modern Art, 2008.
4. Barringer, Tim, Jason Rosenfeld and Alison Smith, *Pre-Raphaelites: Victorian Avant-Garde*, London: Tate Publishing, 2012.

西文期刊

1. Smith, Sarah Phelps, “Dante Gabriel Rossetti's ‘Lady Lilith’ and the Language of Flowers,” *Arts Magazine* 53 (1979): 142-145.
2. M. Allen, Virginia, “‘One Strangling Golden Hair’: Dante Gabriel Rossetti's Lady Lilith,” *The Art Bulletin* 66 (1984): 285-294.
3. Tedeschi, Martha, “‘Where the Picture Cannot Go, the Engravings Penetrate’: Prints and the Victorian Art Market,”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Museum Studies* Vol. 31, No. 1 (2005): 8-19; 89-90.
4. Evangelista, Stefano, “Swinburne's Galleries,” *The Yearbook of English Studies* Vol. 40, No. 1/2 (2010): 160-179.
5. Hoffman, Jesse, “Dante Gabriel Rossetti's Bad Photographs,” *Victorian Studies* 57(2014): 57-87.

網路資源

1.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https://www.ischool.utexas.edu/~cochineal/html-paper/c-johnston-04-hand-coloring.html>> (2018/01/09 瀏覽)
2. Marillier, H. C., *Dante Gabriel Rossetti, An Illustrated Memorial of His Art and Life* (London: George Bell and Sons, 1899). Rossetti Archive:
<<http://www.rossettiarchive.org/docs/nd497.r8.m33.rad.html>> (2018/01/09 瀏覽)
3. Rossetti Archive: < <http://www.rossettiarchive.org/docs/sa332.sa14.rap.html>>
(2018/01/09 瀏覽)
4. Johnston, Cara, "Hand-Coloring of Nineteenth Century Photographs." Online posting. Nov. 2004. The Cochineal:
<<https://www.ischool.utexas.edu/~cochineal/html-paper/c-johnston-04-hand-coloring.html>> (2018/01/09 瀏覽)

圖版目錄

- 【圖 1】 Dante Gabriel Rossetti, *Lady Lilith*, 1866-68, altered 1872-1873. Oil on canvas, 97.79 x 85.09cm. Delaware Art Museum, Wilmington. 圖版來源：Delaware Art Museum:
<<http://emuseum.delart.org:8080/emuseum/media/view/Objects/6457/19058?t:state:flow=b5b8196d-6b74-4eec-b4bd-3d84e22c308>> (2019/04/15 瀏覽)
- 【圖 2】 Dante Gabriel Rossetti, *Lady Lilith*, 1867. Watercolour, 51.3 x 44cm.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圖版來源：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337500>> (2019/04/09 瀏覽)
- 【圖 3】 Dante Gabriel Rossetti, *Lady Lilith*, 1867. Watercolour, 52 x 43cm. Location Unknown. 圖版來源：Sotheby:
<<http://www.sothebys.com/en/auctions/ecatalogue/2017/victorian-pre-raphaelite-british-impressionist-art-117132/lot.7.html>> (2018/01/09 瀏覽)
- 【圖 4】 Handwritten label on reverse of *Lady Lilith*, 圖版來源：Sotheby:
<<http://www.sothebys.com/zh/auctions/ecatalogue/2017/victorian-pre-raphaelite-british-impressionist-art-117132/lot.7.html#lotDetailFigureModal>> (2018/01/09 瀏覽)
- 【圖 5】 Dante Gabriel Rossetti, *Sibylla Palmifera*, 1866-1870. Oil on canvas, 98.43 x 84.46 cm. Lady Lever Art Gallery, Port Sunlight. 圖版來源：Rossetti Archive: <<http://www.rossettiarchive.org/docs/s193.rap.html>> (2018/01/09 瀏覽)
- 【圖 6】 Dante Gabriel Rossetti, *Lady Lilith*, 1864-1890. Hand-colored Photograph (probably watercolour) mounted on board, 26.35x 23.01cm (print), 37.16 x 33.02cm (board). Delaware Art Museum, Wilmington. 圖版來源：Rossetti Archive: <<http://www.rossettiarchive.org/docs/sa332.sa14.rap.html>> (2018/01/09 瀏覽)
- 【圖 7】 羅賽蒂寄給亨特的《聖母的少女時期》(*The Girlhood of Mary Virgin*) 複製相片。圖版來源：Helene E. Roberts, *Art history through the Camera's Lens* (United States: Gordon and Breach, 1995).
- 【圖 8】 Dante Gabriel Rossetti, *Lady Lilith*, 1872-1873, Photograph, 收錄於 *An Illustrated Memorial of His Art and Life* 中。圖版來源：Rossetti Archive: <<http://www.rossettiarchive.org/docs/nd497.r8.m33.rad.html>> (2018/01/08 瀏覽)
- 【圖 9】 Dante Gabriel Rossetti, *King Arthur and the Weeping Queens*, 1856-1857.

Photograph (charcoal and beige) mounted on beige board, Print: 9.5 x 11.2 cm, Board: 19.9 x 21.7 cm. Delaware Art Museum, Wilmington. 圖版來源：Rossetti Archive:

<<http://www.rossettiarchive.org/docs/sa756.s84.rap.html#s84>>
(2018/01/08 瀏覽)

【圖 10】Henry Treffry Dunn, *Lady Lilith*, date Unknown. Coloured chalk, 89 x 64.2 cm. Location Unknown. 圖版來源：Artnet:

<<http://www.artnet.com/artists/henry-treffry-dunn/lady-lilith-on-2-joined-sheets-sysCOQKnk1OQllGsI3G2Pg2>> (2018/01/09 瀏覽)

圖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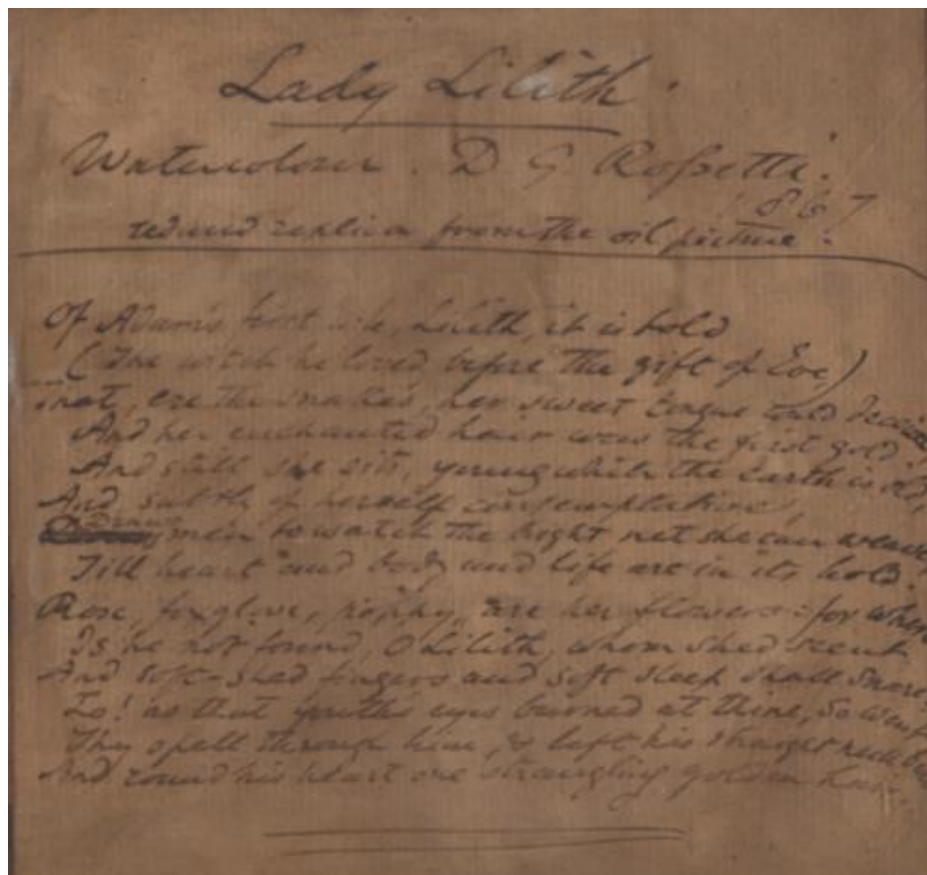
【圖 1】Dante Gabriel Rossetti, *Lady Lilith*, 1866-1868, altered 1872-1873.



【圖 2】Dante Gabriel Rossetti, *Lady Lilith*, 1867.



【圖 3】 Dante Gabriel Rossetti, *Lady Lilith*, 1867.



【圖 4】 Handwritten label on reverse of *Lady Lilith*.



【圖 5】Dante Gabriel Rossetti, *Sibylla Palmifera*, 1866-1870.



【圖 6】Dante Gabriel Rossetti, *Lady Lilith*, 1864-18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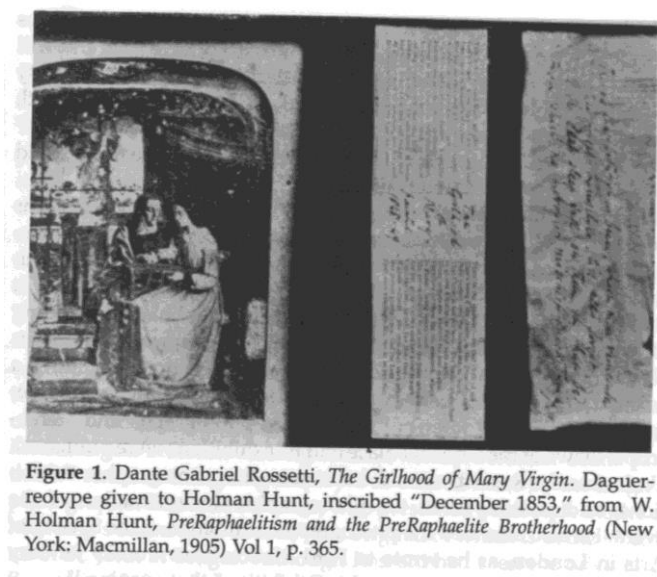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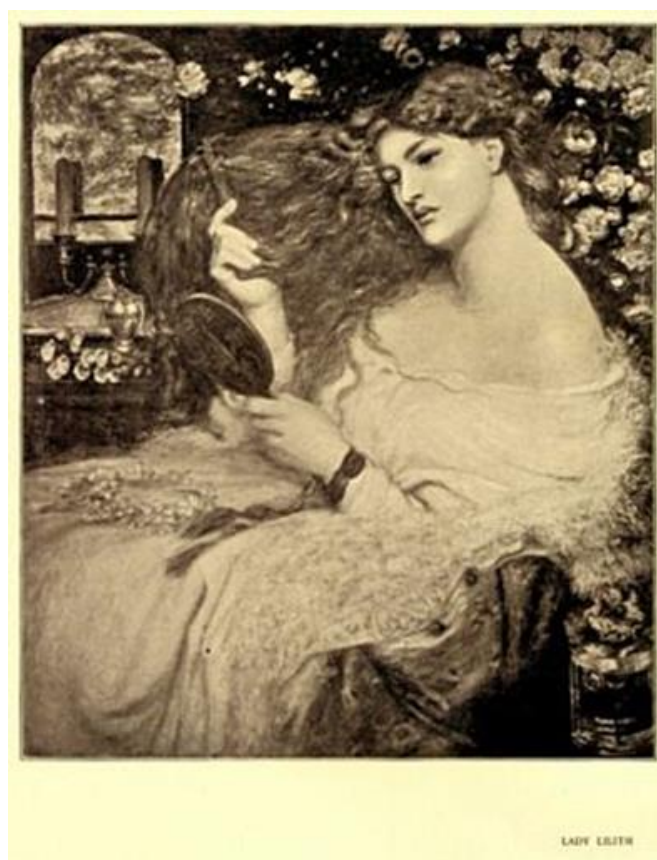


Figure 1. Dante Gabriel Rossetti, *The Girlhood of Mary Virgin*. Daguerreotype given to Holman Hunt, inscribed "December 1853," from W. Holman Hunt, *PreRaphaelitism and the PreRaphaelite Brotherhood* (New York: Macmillan, 1905) Vol 1, p. 365.

【圖 7】羅賽蒂寄給亨特的《聖母的少女時期》（*The Girlhood of Mary Virgin*）複製相片。



【圖 8】Dante Gabriel Rossetti, *Lady Lilith*, 1872-1873.



【圖 9】Dante Gabriel Rossetti, *King Arthur and the Weeping Queens*, 1856-1857.



【圖 10】Henry Treffry Dunn, *Lady Lilith*, Date Unknown.